

雷老师和他的化学课

方晓蕾

游西河村

郑继猛

1984年至1987年，我在镇安县最南边的狮子口镇（那时叫区，现叫达仁镇）读初中，1987年夏天参加中考，虽然成绩不错，但没有走进自己心仪的学校，却阴差阳错被一所卫生学校检验专业录取，我就此离开生我养我的达仁河了。这三十多年来，人到中年，达仁河也肯定在变，学校也早已不在原址了，但情感不变，好多事历历在目。回想那时，十几岁的年纪，用少年的眼睛看社会看世界，很是有感。

中午12点，学校的铃声响了。这时的铃声好像特别脆特别急，其实，它与平时没有两样，还是那块破铁发出的“当当当”的声音。学校旁，安不起自动电子铃，只好挂了这么一个用生铁铸成的大铃铛。开始挂在后院教学楼层檐下的，可前院的学生有意见，说是听不到铃声，学校后来就把大铃铛安到前院教学楼层檐下了。铃声其实很响的，别说是前院，就是在狮子口的街面上，就是在狮子口的上街头，都听得清清楚楚。有很多次，我回家吃饭，在河那边都能听到清脆的铃声。有几次，我正在吃饭，爷说，小安（我的小名），铃响了，又到了。我仔细一听，果然铃声大作，便三下五除二吃完饭，丢下碗就跑了。哪里是听到铃声？是老师故意听不到，明明铃声响了，可老师还在那儿拖堂。前院是初三的几个毕业班，课程重，代课的老师也急，人人都想把学生有限的时间占去。老师一拖堂，苦的是学生，连上厕所都得跑着去了。更恼火的是中午和下午放学的铃声，老师一拖堂，学生就只好吃冷饭了，因此学生叫苦连天。

今天看样子又要拖堂了。铃声响了以后，正在讲课的雷老师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便有同学急了，“叮叮当当”的敲起了洋瓷碗。敲碗的是坐在最后面的刘向东，大高个，学习一般，但吃饭积极。雷老师一看，拖堂也没意思了，就说：好吧，下课。我……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部分学生已经冲出了教室的门，风风火火跑到学校食堂里去了。雷老师要说的话，他其实天天在说：你们别小看化学，化学也有60分呢。雷老师是学化学的，在1987年陕西的中考中，化学和物理是一份综合卷子，总分120分，化学自然是60分了，所以他如是说。

见同学们蜂拥而去，雷老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方英安（我的原名），你会把第八套模拟试卷收了，我中午要改出来，下午自习课上好讲。我已经把书桌上的书收进课桌斗里去了，听雷老师说这话，就翻出其中的化学卷子，放到桌面上。

雷老师叫雷祥文，是本县东川人，商洛师专化学系毕业两年的大专生。东

川在镇安的最东边，而他现在在镇安的最南边小名叫狮子口的这个小地方教书，刚好是县城的两个方向，中间有几百里的距离吧。狮子口是小名，大名叫达仁河，挨着安康旬阳的小河，是一个建制镇。之所以叫达仁河，可想而知那是因为有了一条河，河就叫达仁河，是旬河的一个支流。达仁河发源于更上面的秦岭山中，开始很小，慢慢大了，沿河就有了大小不一的集镇，先是木王，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然后就是狮子口了，再往下就是旬阳的地界，有仁河、小河等。镇安夹在秦岭大山的皱褶中，因此就有很多小河。譬如雷老师的老家东川就有东川河，是一条更小的河。雷老师从一条小河边到了一条稍微大一点的河边，我想他还是蛮高兴的。可毕竟这儿离家远，而我家就在学校旁边，我又是他得意的学生，所以，他常常到我家去，就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就比较近了。可以这样说，有时候，我就是化学老师。当然，我有时也是语文老师，还是物理老师。因为这三门我学得最好，又是班长。政治和英语，我也学得好，但老师不喜欢我，我的数学学得一般般，我自己就不和老师亲近了。

关键我也喜欢雷老师。喜欢他什么呢？我说不清，但就是喜欢。十六岁的我，正是多梦的年龄，还喜欢文学，喜欢谈人生，而过去由于接触的老师都是本地的，而我家的成分又是地主，没人和我亲近。现在雷祥文来了，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龄不过比我大几岁，也喜欢文学，我第一次见的诗歌杂志就是雷老师订阅的《诗选刊》，1986年的《诗选刊》啊，真是让我开了眼界。这本内蒙古出版的纯诗歌杂志后来停刊了，我还伤心了好大一阵子。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化学学得并不好，也不喜欢，但我后来为什么出奇的喜欢化学呢？我想就是因为来了雷祥文老师。雷老师把我也没当外人，我俨然成了他在达仁中学初三一班的代言人了。我就是那时喜欢上老师这个职业的，并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的。但这个理想后来就破灭了。

雷老师说让收卷子，说完他就走了，但我得按照他的吩咐做，虽然我也饿得眼冒火花，但我家就在学校的附近，我不用去跟大家去饭堂抢饭。我回家就有现成的饭，所以我不急，我便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的翻找化学模拟试卷。翻了几个同学的座位，我放弃的这种行动，因为很多同学没有做完。我想了想，就不翻了，还是等吃完饭了，再到教室里收。这中间总共两个小时，同学们完全可以做完了。这样一想，我就胡乱地把自己的试卷放到课桌的抽屉里，准备回家。

刚站起来，我看见阮茵还在那儿，就说：走吧。

她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就收拾好东西，和我一前一后地走出了教室。我知道她在等我一起走。从小学到初中，我和阮茵同学了八年，早就心有灵犀了。

她不仅仅是我的同学，还是我的邻居。我们两家的房子连着房子，屋子挨着屋子，原子是通的，是一个大操场样的，只是在院子的中间，两家的分隔的地方，有一株很大很有年代的桑树，挨着桑树是一架长了几十年的葡萄树，葡萄的枝枝蔓蔓爬满了桑树，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把两家的院子天然隔开了。

我们两家的关系是说不清的那种，上辈人充满了恩恩怨怨，但我和阮茵却没有受此影响。上学的时候，我被人跟在屁股后面喊我“地主狗崽子”，没有一个人跟我玩时，阮茵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上学放学还要手拉着手，一直拉了五六年。上初中后，手是不拉了，人大了，知道了男女授受不亲了，也不好意思拉了，但上学放学基本还是一起的。不过，上中学后也拉手，那是有原因的，就是在过河的时候。

我们的家隔着达仁河与中学遥遥相望，看着挺近的，可是真正走起来就有点远了，因为需要过河。河上有一座桥，是1976年修的，但在小镇的上街头，而学校在小镇的最下头，若从桥上走，我俩回家就得30分钟左右。不过我们大部分是直接过河了。冬天时，水浅，有人用大石头在水浅的地方搭着跳脚石，到水深的地方就是几根大圆木捆在一起做成一座简易的桥。春秋也可以这样过河。夏天涨水的时候不行了。其实，从春春开始就不行了，只要涨一次水，简易桥便会被冲得无影无踪。水消退了以后，胆大的如我们这些男孩子就会涉水而过，五分钟到家，而像阮茵这样的女孩就不行了。她们怕水，力气又小，过河的时候，东倒西歪的，往往被水打湿了衣服，水稍微一大，就不敢过了。就是在过河的时候拉着阮茵的手的，也只有在这时候，她才像小时候那样自然的把手给我，反倒是很紧张，手心冒汗，湿漉漉的。其实，我有时候是背着她过河的。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吧，一到涨水没有了简易桥，我就背她过河，但后来她死活不让我背了。她拒绝的原因，我知道，那是因为被同学们看见过，老说我背媳妇过河。还有就是，有一次我背着她过河，在河中故意吓她，要放到水里。她在我的背上乱动，轻轻地掐我。我本来是逗她玩儿的，可她这样一动，让我一下子乱了分寸，结果手一松，还真的把她放到水里去了。从此以后再

也不让我背着她过河了。

这天中午我们就是拉着手过河的。本来有桥，才四月的天气嘛，可今年雨水来得早，一个礼拜前，下了两天的雨，把桥冲走了。没桥，只好过河，中午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若走上游的桥，路上都把一个多小时浪费了。好在四月的天气已经转热，水一点也不凉。我拉着她过河后，我还在换鞋，她却先跑走了，连袜子也不穿，挽起来的裤子也没放下，一双小腿，白得像两节藕。

我正纳闷她为何先跑了呢，一看是另一家邻居曾家的媳妇，我们喊胖婶的来河边挑水。胖婶一张碎嘴，见谁都谈话连篇。她看着跑远的阮茵，叫着我的小说说：小安，怎么不肯媳妇过河？

我“嘿嘿”一笑，没理她，慢条斯理的洗脚上的沙子，准备穿袜子穿鞋。把阮茵喊成我的媳妇就是她喊出的。这本来是阮茵的婆婆说着玩的，结果让胖婶听到了，见了我们俩就喊，喊了几声了，从我们上小学就喊起，喊得狮子口街人人知道了。小时候，阮茵也不在意，别人欺负我的时候，她帮我，别人说她：你还帮地主狗崽子啊。在她的眼里，我和阮茵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她的见识有限，能看多远？以为我们同所有的狮子口青年人一样，上几天学，年龄到了，回家种地，结婚生子，然后慢慢地变老，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孙。她只能看到这么远。

见我不理她，胖婶说：小安，快回去，你娘请人在给你算命呢！

算命？我娘不是在店里吗？早就回来了，带着两个算命先生呢。先是给张家算了，我们家也给黑子算了，现在正在你家给你兄弟四人算命呢。

娘也真是的，算什么命，让人家白白骗钱。

你小娃子家，知道个啥？你娘还不是为你好？

我没理她，挑起她的两个水桶，替她把水送回去。胖婶跟着后面嘀咕：好小安，胖婶没白疼你。

你才没疼我呢，你疼的是方超。方超是我家老么，胖婶帮忙带大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她又嘀咕。可我已经放下水桶，风风地跑回家了。



卢云龙

文的振兴再立新功！
本节书写到此，还要引用槐籽先生的文章作结语《为安康写点给力的》（见《安康日报·文化周末》2020年7月23日）。

今天我们站在安康这片土地上，说到文学创作，说到文学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眼前会有热血沸腾的土地和鲜花盛开的土地这样两种意象，前者是历史，后者是现实。我们曾经为她写过一些什么，那已然成为历史的烟云且进入

历史的深处。新时期以来，安康的文学与安康这个地区发展的命运一起，既走向未来更进入历史，是责任也是宿命和使命。其间，我们的作家们有过努力，有过贡献，力争把最原真的，同时又嵌入历史之辙的安康故事重现在这片同样生长思想的大地上，一批作家走过安康的画廊，他们有的成为历史人物，有的依然与我们一起同呼吸安康清新的空气——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新时期四十余年来，安康文学的丰采对于安

康这片土地春种秋收的“催收催种”之声，宛如布谷之鸣——带着农事的真诚，也带着辛劳的血与汗。他们留下一批厚重之作，把安康的故事传播开去。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以及纪实文学、文学批评，能够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录着的，也依稀在时间——我们完全不用虚名而自豪。
比如本书中已经书写或未能书写到的众多作者们……最后这句，是笔者说的。

2022年的6月中旬，《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开设了“我的散文观——散文创作大家谈”栏目。笔者注意到，黄开林的《散文就是散心》，陈志越的《散文家的忧患意识》，戴新成的《散文是“情种”的艺术》，张朝林的《写真事、绘真景、抒真情——散文创作要做到“三真”》，石昌林的《触动灵魂的散文语言从何而来》等文章，都对安康的散文创作说出了真心话，寄予了殷切期望，呼吁安康散文的创作者们，抖擞精神，为安康散

在写作这本书时，对一向为人作文行事低调的我来说，无须声张弄出响动。可是这次我要面对的是集众人之作的存史资料，不得不广而告之。当然，也是在很小范围内，比如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消息的。这当中，文学师长张胜利极力鼓励我写作此书，推荐作者十多人，并借给或赠送我本土散文作品集达二十余册。鹿阜的杜文涛邮寄了近年他新出的散文集及主编的有关岚皋的文史资料；紫阳的陈平军快递他的数册书后又推荐邮寄来了张斌的书；旬阳的赵攀强也是不仅邮寄来了他的书，还有陈德智新出的书；还有远在西安的陈益鹏也是一次邮寄来了他的五本书……

居住安康的李煊、蒋典军、杨常军、吕晋军、白军洲、马娟、李静等文朋诗友与报社同仁为我送来自己的著作或借我书籍资料，尤其是安康市政协的蒋典军、安康市文联的秦高运尽力帮我将其此书编写列入政府文艺项目扶持计划上报安康市委宣传部。我的文学师长陈长吟先生在百忙中翻阅浏览了我的书稿电子版，发来微信鼓励肯定，并为之写了严谨、厚重、大气，乃为画龙点睛之序文。安康知名书法家张枫先生为我题写了扉页书名。知

时间会见证仍在努力的我

（后记）

名书法家赵宏勋先生为我篆刻了一方封底书名印章。尤其是得到了我的家人的全力支持。所有这些，都令我心存感激，铭记于心。

还有文友傅世存、王晓云、吴咏梅、郭华丽等诸君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叶松铨、唐玉梅、卢慧君三人，将他们将即将出版的评论集与散文集的电子版先发给我供以选用。

赵攀强在我拟用的内容简介和封面语征求意见稿上回复说：精准、到位，大气象，大格局，大容量，非常好！
李煊龙则评价说：系统、权威，并完成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王晓云微信回复：这段话写得很好，可以直接用在封面上！
郭华丽回信认为：这是一部需要费心费神费力的学术性专著，从目录看，全面而有激荡力，一看就能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会激荡安康文坛的，很期待！
杜文涛认为：这段话很好，高度精练，又有指向。
蒋典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说：规

模宏大，值得期待！
龚仕文甚至一句一个字地考究提出了封面语的意见与建议；还有不少文友回信点赞予以肯定、支持和鼓励……

所有这些，都令我脚足干劲，踌躇奋发。

这里，特别要致谢的是拙著的出版宣传，得到了安康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作协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汉滨区政协主席蒋平先生也是一位读书人和散文写作者，他在百忙之中浏览了我的书稿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站位高远地将此书列入“汉滨区文史资料扶持项目”，组成“编委会”予以审核书稿内容，并给予了出版印刷上的资金支持！安康日报社社长王建先生、总编谭西女士、要闻部副主任、《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专刊负责人陈曦先生浏览书稿，给予肯定；责任编辑张妍女士择其精要在《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上连载刊出。《香溪》主编蒋典军先生、《安康文学》主编唐友彬先生在其主编的杂志上予以刊登序文和评价文章，西安出版社责任编辑李亚利女士认真审

读书稿，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与建议，还有众多编辑同仁、印务人员默默给予支持和通力协作。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艰难挣扎地写了两年，现在回过头来看，自知不足与缺陷甚多。古代与近现代涉安的一些散文作者及作品，了解、搜集不全面；当代部分应写的作家未能写到，已写的作家中对其作品的评介也不一定全都精准，有的限于篇幅又没能充分展开，其缘由已在“序言”的第一章中多有解释。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书所写的安康散文创作的整体概况，我从作者原著和志书中精选了30篇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佳作作为“附录”以饕读者。可是，书稿打印出来后竟有58万字，而出版社要求严格控制在40万字，最后只好忍痛删去全部删除了“附录”作品，还不得不又删减了书稿中的不少内容。总之，留下的遗憾甚多，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写作期间，我每天要乘电梯下楼在小区散步、思考，电梯内壁上挂有一幅一个男人在山上攀登的图像，上面印有“时间会见证仍在努力的你”这句话，激励着我一路攀登、砥砺前行，遂用作了后记的标题。

2023年3月写于汉水之南静庐斋（连载完）

屈小明去年就说：“我带你去一个世外桃源。你去了就想在那里住下。简直美极了。”他说的美极了的地方是汉王镇的西河村，一个位于擂鼓台南麓的村子。

《桃花源记》有句话是“初极狭，才通人。”去西河村的山路开始是大坡度的台地攀升，虽然道路硬化，但盘道陡急，几乎每个盘道都需要回方向才能摆正通过。大约七八里的盘旋上升之后，遇见了一个卡口，是在大雪天拦截车辆的上山安全设施。过了这个卡口之后，进入更危险的悬崖单行道，一边是半米深的排水渠，一边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坐在副驾驶的小明见我开车发抖，他说：“你下来，我开！”他开车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腿肚子打颤，比自己开车还恐惧。突然对向来了一辆当地的面包车，互相对视之后，面包车司机给我说：“你们后倒五六百米，那里有个会车点。”我下车看路，小明慢倒，有惊无险。再前行约莫一公里，我看见对向半山腰有一白色车辆下来，就提醒小明寻找会车点等待会车。对象车过来看见我们在等他们的车，摇下车窗，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继续开行，夕阳照着隔山隔沟对面山坡的楼房梯田，楼宇随盘道串绕，菜花与麦苗青黄映衬，鲜明震撼，很有画面感。我说停车照相，小明不敢回头，对我说：“这地方太险，不能停车。”可惜了一幅幅精妙的夕照山居图。

继续拐过一个山头，地势豁然开朗，一个三面环抱的山间小平原出现了。远山是积雪的擂鼓台，俊伟挺拔，层山与山屋互为补充，一边是震撼，一边是宁静，因此擂鼓台的高耸没有给人高山压顶般的压迫感。近处是正在春耕的台阶梯田以及灌着碧清透底水的稻田，水底还长着冬天的水草，一丛丛的甚是好看。

下车，远山、梯田、稻田、老屋，新楼，浑然一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桃花源。立即开始拍照，摆姿势，发抖音。远景拍完，继续开行，到了一个正在改造的老屋门前停下来。“这是陈氏老屋。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小明得意地对我说。恰在此时，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来询问我：“师傅，你们是干啥的？”我说来看看这里的老屋。他说这个老屋就是他们家的祖宅。

老屋主姓陈，籍籍是“江南安庆府太湖县孝义乡”人，后迁至“陕西省兴安府紫阳县汉北铺”，现存有祖坟墓碑，碑文记载了迁徙过程。陈师父引导我们参观了陈氏老宅。他介绍说：“祖宅一共有三个天井院子。大门有牌匾。一块还是皇帝赏赐的。你看正房上的那块，就是祖训，所以我们家风好。这个宅院最高峰时住了108口人。你看这间屋，就住了11个人。人虽然挤在一起住，都很和睦。”堂屋的门额是“耕读传家”匾。老院子正在加固改造，但总体保存完好。

我好奇陈家祖宅怎么找到这么个风水宝地，开发繁衍的。陈师傅说：“这个地方以前是往来通商的大路，是从汉王镇到汉阴县的必经之地。”陈师父估计他们祖先是迁徙的路上，发现这里适合人居，于是就定居在这里。“你们这里土地有多少？”“有四百多亩土地，人口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是陈姓。我们这里水好，以前每年生产水稻四五十万斤，现在也有五六万斤。去年开始引进种烤烟。我经常给他们说，人家老板给你们工价一百二块一天，还管两顿饭，干活就要像给自家干一样，不要偷奸耍滑。老板亏了，我们也挣不到。”我问陈师父自己的年收入情况，他说自己有偿流转土地三千多亩，这些土地都种了水果。水果品质好，不愁卖。有一个烤烟棚，喂了十几头牛。“一年收入过得去。”他不无自豪地说。随手一指，那个楼房就是我的。那是一座三层四开间楼房，装饰洋气，门前停着一台比亚迪车，门口晾着十几只公鸡，院坝边的菜园子条形葱绿，好一派富足的图景。

陈师父热情地指着周遭给我们说：“我们这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人居。全村八十岁以上老人十几位，都还能下地干活。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现在还能打老叶子牌。村子基本都是机械化干活，你看那些挖掘机，就是在整理土地准备种洋芋的。我们计划把进山的路再改造一下，把这里的老院子改造成休闲康养中心，让这里优质水、水果、粮食、蔬菜成为来这里客人的养生资源，共同分享这里的养生美景。和养生食材。”

回来的路上，小明说：“有收获不？是不是桃花源？”我说不错，比桃花源源的村民更有远见。这里的村民欢迎外来的游客，不是想着封闭自己，躲藏自己，他们想着利用资源，富足自己，普惠社会，这是不一样的眼界和胸怀。

娘的烦恼

袁冲

娘打开门的一刹那，几乎是一头扑进来，差一点就摔倒了，幸好她及时收住了那只侧滑的右脚。

娘的脸色阴云密布。她拎着一大袋东西，径直去了阳台坐下，窗外，秋雨淅淅沥沥，金属雨棚被敲击得当当响。

这是星期六的早晨七点，妻子刚刚拖了地板。我心里泛起圈圈涟漪，按照常规，娘是不会在这个点到我家的。

娘宛如一只迁徙的候鸟。娘66岁了，和父亲终于不再吵架了，有了难得的和睦，然而她却不得不进城，担负起接送孙子上下学和照顾外孙的任务。父亲在遥远的乡下坚守着老屋，种植蔬菜和粮食。每当我们放假的时候，她就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匆匆地赶回老家与父亲短暂相聚。

最近，娘如一片秋叶，日渐枯槁，偶尔还带着一抹冰凉的霜。甚至白天也呵欠连连，然而她却什么也不说。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什么。

我找了一条干毛巾，等娘擦干头后，借故外出。而娘和妻子无话不谈，我暗示她给娘倒一杯热水，抓住机会掏娘心里的豆子。

原因果然与妹妹有关。妹是娘的养女，和我住在相邻的小区，妹夫在云南服役，她的婆婆身患重病，在老家休养。

妹妹的孩子早产，刚刚半岁，体弱多病，常常到省城医院检查治疗，娘也就拖着颤巍巍的身体随同帮忙。在医院，娘经常喝稀饭，晚上睡过道，一次差点晕倒却假装没事。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妹妹大大咧咧毫不在意。母女俩老为孩子的护理问题发生冲突。老有老的经验，少有少的理论。最终是执拗的妹妹成了赢家。娘不高兴时就和医院里的陌生老人拉家常，说妹妹年轻不懂事，欠一屁股债却铺张浪费，说我那懵懂的大哥，在省城经商失败，家庭破例，也说老家的算命先生算她只能活到70岁，说着说着就唉声叹气、泪眼婆娑。而这让妹妹更加不快，她嫌娘多管闲事，丢了她的面子，一次吵架时语气生硬地让娘回老家。娘却坚持留了下来，直到孩子出院。

这次从省城医院回来后，娘觉得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就每天半夜偷偷起床去养生店里做免费的理疗、领取

